

的悲剧

313-45
32

77888



W 的悲剧

(日)夏树静子 / 著 杨军 / 译

日本名家推理小说悲剧系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谨 献 给

艾 拉 利 · 库 因 先 生 及 罗 斯 夫 人



夏树静子原名出光静子，笔名五十岚静子。1938年12月21日生于日本东京。日本庆应大学文学系毕业。大学期间，即获日本“江戸川乱步候补奖”，并开始为日本广播协会(NHK)撰写剧本。1969年，《天使消失》再次获得“江戸川乱步候补奖”。1973年3月，《蒸发》获第26届“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代表作有《W的悲剧》《M的悲剧》《C的悲剧》《光之崖》《丧失》《雾冰》等。享有“社会派推理小说女旗手”的称号。

选题策划 / 文思集成
责任编辑 / 李 镇



定价：16.00 元



定价：16.00 元



定价：16.00 元

平面设计 / 日光工作室

主要人物

和辻家族：

和辻与兵卫	66岁	和辻药品公司会长
实子	62岁	和辻与兵卫之妻
淑枝	45岁	和辻与兵卫之外甥女
道彦	42岁	淑枝之夫，生物学教授
摩子	22岁	淑枝之女，女大学生
卓夫	28岁	和辻与兵卫之侄子，和辻药品公司秘书
和辻繁	60岁	和辻与兵卫之弟，和辻药品公司董事
间崎钟平	34岁	外科医生
一条春生	25岁	摩子的家庭教师，志愿做一名剧作家
中里右京	40岁	富士五湖警察署刑事科长
鹤见三郎	43岁	县警总部特别搜查组组长
相浦克平	53岁	富士五湖警察署署长

目 录

1	第一章	湖畔的人们
29	第二章	雪中的序幕
52	第三章	顽强的防御
78	第四章	静静的暗示
109	第五章	内贼的计划
140	第六章	悄悄的足音
164	第七章	崩溃的防线
186	第八章	暗中的诱导
219	第九章	黑暗的剧终

第一章 湖畔的人们

1

1月3日。

正午驶离新宿车站、开往御殿场的特快电车“晨雾”号，在发车时就几乎坐满了乘客。而对面，站台上开往箱根汤本方向的电车也塞得满满的。这些乘客大多是在东京过完元旦后，又利用元月3日去箱根温泉旅游观光。

但是，去往御殿场方向的很多乘客，由于是初次去明治神宫参拜神社，所以当电车到达町田的时候就下了一半人了。在这条铁路的沿线上，没有什么特别值得一看的观光景点和温泉。虽然御殿场的前方属于富士山和富士五湖，但这会儿正好赶上冬季旅游淡季。因此当电车到达终点站时，车厢里的乘客只剩下两成左右了。

东京是晴朗而干燥的天气，但一过松田后天空就被云层笼罩，下午2点钟到达御殿场的时候，天空中居然还下起了小雪。

一条春生一个人从空旷的车厢里走了下来。她在寒风中紧了紧围巾，又把头缩了缩，用有些留恋的目光看了看站台那破旧的屋顶和立柱。

车站的建筑物都是很久以前建造的木制平房。她走出了剪票口，三角形的屋顶下方挂着的钟表，正好指向2点3分。

这样的地方，叫“车站”未免太寒酸了……

车站前的广场也很小，到处飘舞着雪花。在车站对面有一个土产商店和一个小旅馆。旅馆的屋檐下，一条新年挂的装饰物——稻草绳在寒风中飘荡着。

从电车上下来的人们走向了各自要去的方向。喜爱滑雪和滑冰的年轻人团体，大概也是因为还在淡季吧，所以人比想象得要少。

几辆出租车在站前广场上来回开动着，空的出租车几次停在了春生的身旁，但她都是一边摇了摇头，一边朝车站的左侧走去。左侧有一块写着“公共汽车停车场”的标示牌。

停车场上还有一块介绍车辆开往方向的标志牌，并且停有两三辆公共汽车。汽车尾部喷吐着白色的烟气。

春生问过之后，得知去和辻摩子住的别墅要乘开往“旭日丘”的汽车。原本摩子讲好要找一辆车开到御殿场来接她，但春生认为太麻烦便坚持自己来，并说好乘公共汽车去别墅之前一定打去电话。

“开往河口湖”和“开往旭日丘”是同一个上车地点。公

公共汽车是由富士吉田开往河口湖，中间经由旭日丘的；但好像也有直接开往旭日丘的汽车。旭日丘是距离山中湖畔最远的一条中心街。

春生看了一下汽车时刻表，好像公共汽车每两小时开出三条线路；下一个班次是2点半钟。

于是她从挂肩式皮包里拿出一个钱包和一个笔记本，环视着周围有没有公用电话。这时一名大个子男人挡住了她的视线并慢慢地走了过来。

“去河口湖吗？”

这个男人用稍微沙哑一点的声音问道。他穿了一件紧紧裹在身上的黑色的风雨衣，容貌粗糙，嘴唇很厚。有三十多岁吧，也许更大一些。

“不，我只到山中湖。”春生答道。

“到山中湖什么地方？”

这个男人笑了笑又问道，他一副委婉的样子盯着春生。春生穿了一件里面带毛的伯贝里呢的大衣和茶色的长筒靴，又挎了一只肩挂式提包，给人一种城里的公司职员单独外出旅行的样子。

“去旭日丘。”

“啊，那正好顺路。要不上我的车？”

说着，他用手指了指停在车站广场外面一辆银白色的跑车，是“奔驰”车，东京的牌号。

春生的视线从那辆车上又回到了这个男人的脸上，她变得警觉起来。像这样的劝诱并不少见。特别是当她一个

人外出旅行时，劝她搭车的人时常可以碰得上。如果是熟人的话，自己会十分感谢并立即上车；就像美国人那样经常惯于搭车旅行一样；当然，在不是熟人的情况下就要准确地判断对方是否存有歹意。

春生呼了一口气稳定了一下心情后答道：“谢谢。不过我的朋友说好要在公共汽车站等我。”

这个男人看了看春生手中的钱包和笔记本，“定好了吗？”

“不，我马上打电话。”

“那我把你一直送到你的朋友家不好吗？”

“嗯，不过……”

不过，从停车场到别墅的这段路的情况打听一下也好……

春生心中这样想着，但嘴上却说道：“不过，我还是坐公共汽车吧。”

“是嘛，那就算了。”

这个男人多少有些遗憾的样子，皱了皱他那对粗重的眉毛，又朝汽车那儿走了回去。

春生一直看着他进了驾驶席、把车开走之后才返回火车站方向。因为她看到在一棵银杏树旁边有一个黄色的电话亭。

刚才那个男人是个别有用心的歹徒呢，还是一个乐善好施的人……

春生一边看着那辆远去的汽车留下的两条轮胎压出的

湿痕，一边歪着头思考着。她偶尔也碰上过对她颇有好感的鲁莽男子向她大献殷勤，因此为了保险起见，今天婉言谢绝了这个陌生男人的“好意”，这也许是对的，不过……

春生一边想着一边走进了这座电话亭。她拨动了别墅的电话号码。山中湖畔包括了山中湖村，从御殿场向外就算是郊区了。

电话铃响过3遍之后，传出一个年轻姑娘的声音，“喂，这里是和辻家。”

春生听出这个人不是摩子的声音。也许是从东京来的佣人吧。春生又投进去一枚100日元的硬币说道：“啊，我是一条。请问摩子小姐在吗？”

“她在，请稍等一下。”

“喂，喂”

过了一会儿，听筒里传来了一个温柔的女声。这种天生温柔的声质，春生马上就知道了她是摩子。

“是摩子吗？我已经到了御殿场了！”

“啊，是老师啊，我终于等到您来了！”摩子发自内心地欢呼道，“我还担心太晚了呢。”

“真对不起，昨天晚上我和朋友在剧本教室里打麻将，今天睡了个懒觉。你那儿的工作有什么进展吗？”

“嗯……不过我没有见到老师，心里有些不安……”

于是摩子告诉春生，要乘坐2点半的公共汽车，到“旭日丘”站下车，她在那里等候，并告诉她大约要走40分钟。

“大家都到齐了吧？”

春生问道。这时她已经感到背后的车站有不少说话的声音了。

“基本上昨天就都到了。另外公司秘书室主任和佣人也都在，不过有些人马上要回去，这样一来今年就只有8个人了。”

“都是亲戚吗？”

“啊，是的。”

“那是不是太麻烦了，我去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不，不要紧的。反正老师还有那么多天假期呢……我这么失礼，连我母亲也很不好意思呢！不过，我还是非常希望您能来的，真的……”

听她的语气春生非常放心了。

“那我不客气了。”

说完，春生把听筒挂上了。

她提起刚才放在脚边的提包走出了电话亭，外面的雪花比刚才更大了。

这个小型的提包很重，里面放了两本书：一本是她常用的《辞典》，另一本是英语的原书。

和辻摩子是东京私立女子大学英文系的四年级学生。而春生则比她大三届，算是前辈，今年25岁。职业是一名剧作家，所以平时很少有人称她为“老师”。春生作为业余“打工”而同意教授摩子的英语会话。因此从这天起她就被人们称之为“老师”了。

摩子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家庭的女儿，她的姥爷和辻与兵卫是一家在日本屈指可数的制药公司——“和辻药品”的会长，他和这个公司名称一样，在日本也算是个名人了吧。和辻家有一个规矩：每年的正月，与兵卫分别在全国各地的别墅里把所有的亲戚召集来，同时每家的佣人也一起来，大家一起度过两三天的休息日。今年选择了山中湖畔这所别墅。原本没有春生，但由于摩子的一再要求，才临时同意请春生也参加。理由是请春生帮助摩子完成毕业论文。

摩子论文的主题是对美国弗吉尼亚狼的观察。摩子对弗吉尼亚狼有着充分细致的感受，但是因为她的从附属小学到大学是在同一所私立学校上学，入学考试都基本上是免试的缘故吧，所以在语言学上稍显不足。而英语系的毕业论文要用英语书写，这篇论文上交后，她还要进行面试。从上交论文到面试一共只有10天时间，因此她希望能在这段时间里，让春生整个看一下她的这篇论文，找出其中的错误和不足来。

因为校方的要求是过了圣诞节后提出的，所以摩子一下子失去了信心。她几乎是哭着求春生来家教的，因此春生实在不好拒绝。不，就算是摩子提出了别的什么要求，春生也不好拒绝。因为对于摩子这个在心理和机体上都如同温室里长成的“卡特来兰（巴西的国花）”样的姑娘，春生认为无论是谁都会加以精心的呵护的。也就是说，摩子具有一种天生令人同情的魅力。

即使现在的和辻家已经形成了一种相当紧密的人际关

系，但春生仍然可以看出只有摩子是大家所爱的中心。

然而，正因为摩子成了大家的所爱，于是便也酿了悲剧的开端。

2

公共汽车站的站牌下已经聚集起十来个人了。

预定2点半驶离御殿场站的公共汽车，穿过了商业街，在驶入138号国道的中途，就会看到雄伟的富士山。虽然富士山被大雪覆盖，但并不是春生想象得那样雪白。

从山顶到山腰有许多垂直的暗蓝色的“竖道”，使整座山给人一种险峻的感觉。

修建得非常好的公路弯弯曲曲地向上攀援。从前挡风玻璃望去，富士山宛如泰山一般稳重、坚固。和今天乘坐新干线时远远看到的纤细的如同少女一般的富士山截然不同。于是在春生的眼睛里，她感到眼前的这座富士山是那样的威严、庄重。

突然间，春生的心中涌出了“真的到了富士五湖了”的实感来。

雪仍然猛烈地下着，一点儿没有要停止的样子。公路两旁都是菜地和杉树。有时还可以看到大片的树林，十分壮丽，那些细细的树干笔直地伸向天空，与落叶松的树形完全不同。树与树之间堆着积雪，桔红色的夕阳从树梢之间

照射下来，前方的富士山绵延不断，形成了一座巨大的屏风。

每到一个车站，售票员都会向大家提示站名。一般只有两三个人下车，但几乎没有一个上车的。

据说是九十九道弯的盘山路一直向前方延伸着。当汽车拐过了最后一个弯道时，前方出现了一块写有“山梨县、山中湖村”字样的标志牌。

再向前走一点，还可以看到一块写有“笼坂岭”字样的木牌。

“这就是海拔1015米的笼坂岭。这里在过去被称之为‘镰仓大道’，是东海道所产的鲜鱼、盐，以及镰仓和江户文化通向甲州的近道。但笼坂岭又是一处暴风雪的难关。汽车不久便要到达旭日丘了。”

没等放完录音机里一位女性播音员的介绍，汽车果然开始下坡了。雪仍然猛烈地下着，两侧的建筑都被大雪笼罩了起来。

前边似乎就是山中湖畔的别墅区了。每幢建筑都与当地的民房建筑不同，显示着各自不同的风格。

下坡路的前方可以看到一大片湖面，这条公路和湖畔旁的道路形成了一个直角。在这个夹角处公共汽车停了下来。“旭日丘”到了。

春生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她的目光里映出了站在汽车站屋檐下等候她的摩子的身影。摩子身披一条女式长披肩，穿一件粉红色的女式齐腰短上衣。那条深棕色的长披

肩紧紧地包裹着她的头。她穿的裙子和长披肩是同一颜色，一双纤细小巧的腿从裙子下裸露着，脚上是一双高跟的长筒靴。远远望去，她和平时一样，给人一种挺拔的苗条身材的剪形。似乎她已经看到了车厢里的春生，便远远地向春生招了招手。

摩子冲着下了车的春生首先问候：“新年好？”

春生也还了礼。两个人一张口，便哈出了两条白汽来。

“好冷呀，这个地方！”摩子像抱歉似地对春生又说了一句。

摩子长了一副长圆脸、一双柳叶眉和细小的眼睛、高耸的鼻梁，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集中了日本人优秀的面容特点。丰满的脸庞更给人一种安详、温柔的可爱神情。

“冷是冷了点儿，不过还可以。”春生一边说着一边禁不住全身打了个冷战。

“还是我用车去接你就好了……”

“从这儿要走多长时间到你家？”

“快一点儿要15分钟。”

“那就没有什么嘛！”

公路两旁建有加油站、餐馆和土特产品商店。好像还有许多胡同，看上去这一带似乎是旭日丘的中心繁华大厅。

“我家在那个方向。”

摩子指了指面冲着湖水的左侧山峦。

“在旭日丘别墅区的西侧，是个非常安静的地方……”

春生跟着她走过步行桥，然后沿着湖边走在公路上。

这时的雪好像小了一些。虽然公路上还时不时地有汽车驶过，但几乎见不到一个行人。

“湖水已经冻上了吧？”

“不，流动的地方还没有冻上呢！”

湖面上还可以看到充满着白色和蓝色的波纹。那是由于冷冻而“凝固”了当时波动的湖面的缘故。高出的波纹呈现白色，而波纹之间呈现出了深蓝色。大概是用来钓湖中的若鹭鱼的吧，湖面上还有两条小船。除此之外，看不到一个滑冰的人。岸边枯萎了的芦苇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好一派寂静的风情画！而耸立在这前方的富士山的雄浑，更给这风景增添了冷峻的感觉。

湖岸建有饭店，还都搭好了松门。在种植着白桦树的前庭里流传出立体声音乐。

“冬天里只有新年才有客人来。”

摩子看着饭店的方向对春生说道。

她们走过了饭店，继续朝别墅区走去，在旭日丘向湖水的北侧望去，别墅小区从三个方向围住了刚才下车的繁华大厅。从湖畔的公路中分出了几条几米宽的小路，从那些小路中又分出了更细小的小道通向各家各户。

摩子从旭日丘的交叉路口算起第三个岔路口向左拐去。一背向湖水，这条小道便开始上坡。路面上覆盖了已经冻上了的冰雪，两侧的木栅栏底下开始堆上了积雪。大概是住户清扫过路道。而且路道两旁的积雪明显要厚一些。